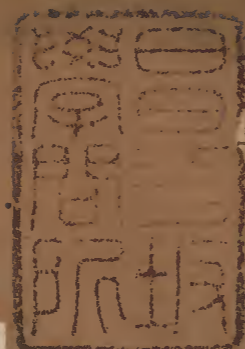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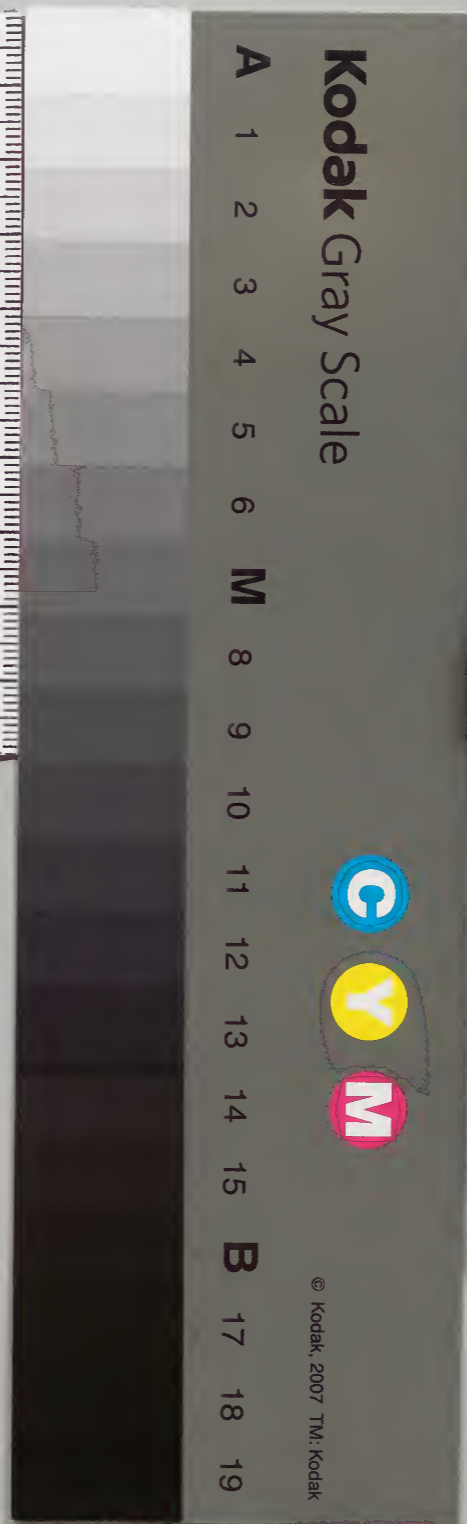
檀几叢書二集



漢書門		
三	一	七
四	一	四
號	函	架
冊	九	二

內閣文庫		
三	一	七
七	一	四
函	冊	號
九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4
冊數	12	(3)
函號	371	27





檀几叢書卷十七

淺草文庫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續證人社約誠

毘陵暉日初遜菴著

會稽先師以證人立教。行於其鄉之古小學。爰有人譜。以循以勉。要歸各證其人而止。先師往矣。而人各其人。人各自證其人。是先師之心猶在也。吾黨二三子。於人譜所列。業期循勉。茲更約以十有

四則其目所臚分較譜半之。諸切人之行事之時。位首當料揀者。大都備於其中。顯然可觀若日月。凜然不可蹈若水火。知如此為過。則知不如此為無過。知如此為無過。則知不如此為可改。妄可復。則知不如此。本無過。妄而為至善。學者易於取鏡。繇是進焉。非敢謂於全譜相發益章。庶幾證人之義。思過半矣。夫人參天地為人在天地為心。至善而心盡。心盡而天地之心盡。信乎人道至大。而證之有要。先師立教。微指端有在於是。

者烏。虐人而不人。則譜其桎梏也。誠其贅疣也。識人之人。則誠其假道也。譜其設險也。其尚審所自考哉。

一正志不立

非聖叛經異學邪見

非聖以下四條一事積十過

一居業無恒

多岐躡等畔援作輟

多岐以下四條一事積三過

一氣質用事

暴厲寬緩拘攣放逸剛柔弗克

重積五過輕積三過

一外境熏心

榮通醜窮悔往豫來義命不安

重積五過輕積三過

以上四條學者之大病苟辨之不早終難進道除自訟猛改外數不變會日眾共糾責之若因欲出社者聽

不善事親

失親驩。置敬養。違志。虧體。自私自專。居遊無常。有過不諫。侍疾不謹。居喪違禮。祭祀不虔。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遇宗族不推祖宗一本之諂。

失驩以下六條。一事積十過。居游不諫二條。

一事積五過。侍疾至祠墓四條。一事積十過。

伯叔宗族二條。一事積五過。內伯叔條。若世

父叔父從父。一事積十過。

一不睦兄弟

卑幼凌長。衽席間釁。一體虧恩。急難爽義。臨財不讓。積嫌相仇。視兄弟之子不子若。

卑幼以下七條。一事積七過。若犯者在弟。一事積十過。

一不崇師友

滿假惰慢。不尊聞。不敬學。不勤講習。不受切磋。要期弗踐。見過不言。面從背議。飾非復諫。患難相遺。緩急弗共。

滿假至緩急十二條。一事積七過。

一不肅身型

箕踞交股。趨蹶拊掌。攘臂流視。邪視煩言。游言虐謔。嬉笑詈罵。科頭側聽。惰氣暴氣。跛倚當門。履闕遽色。令色。

箕踞以下廿一條。一事為一過。

一不嚴家範

亂尊卑。賣內外。非偶婚姻。勤奉巫覡。妻妾則牝晨。匹嫡反目。反唇艷飾。冶游子弟。則長傲導非。違義。

方倍古訓。勤督以趨時之業。如諺語千鐘粟顏愛

勉以逢世之術。如公孫曲學胡廣中婢僕則嬖溺。

偏聽嚴酷。寡恩不恤。饑寒勞苦。

尊卑至逢世十六條。一事積五過。內匹嫡條。若

妾婢凌妻。反下為上。一事積十過。嬖溺以下

五條。一事積三過。

以上五條。乃人道之本原。立教之先務。於此勤鑒

誠而云學。吾弗知其學矣。犯者依後例。作訟過法。

一 伎忍害德

戕同類。賊生命。菟無告。陷善人。樂患難。遺死喪。棄

故舊。薄姻戚。不行救濟。拒人乞貸。慳心生誦。

同類以下四條。一事積十過。患難以下八條。

一事積七過。

一 冒利易方

豪奪巧取。要求乾沒。交關薦賄。武斷牟私。欺貿易。

負寄託。機陷為壑。聚歛無厭。

豪奪以下十條。一事積十過。

一 縱越敗度

多內寵

如廣置姬妾屢遣屢進之類

耽聲伎

如畜優童女樂之類

比頑童

游狹邪狂飲

如自矜放達動輒威儀之類

荒飲

如恒舞酣歌俾晝作夜之類

酒家飲無故飲暴天物侈服飾浮居處溲飲食好

博奕喜稗劇樂談閭閻鄙褻狎昵屠儉儉卒

多內寵至荒飲六條一事積十過 酒家飲至

隸卒十條一事積五過

一迷惑喪哲

翼奸附勢媵媚銜嚮行險媚嫉喜鬪健訟稔惠術

怖宣播時事傳會譏彈攻發陰私指摘忌諱

翼奸至健訟八條一事積十過 稔惠以下四

條一事積五過 陰私忌諱二條一事積七過

一虛妄違實

簧口綺舌汗鱗忠良離開親黨詆訾先哲造作穢

言譽已毀人侈談渺効

簧口至穢言六條一事積十過 譽已以下二

條一事積五過

以上五條乃人心之厚薄清濁敬肆昭昏誠偽見

於事而不可掩者人與非人判於是矣可不畏哉

犯者依後例作訟法。

凡事積十過爲一惡。大過一事積十過是一事。

成一惡矣。空閉閣終日。小過一事積一過。積十

事乃成一惡。閉閣三時。

右所列約誠。吾黨二三子。誓共恪遵。諸條目中。儻有犯者。須一一簿記。統俟會日。於聖前長跪自供。俯伏兢惶。永矢不貳。如或奸冒大過。當對衆白之。乞衆友共於聖前俯伏代陳。祇悔請得自新。然後閉閣內訟。閉閣必先靜坐。其法具靜坐說中。茲則以嚴威儼恪。

爲主。久之覺內外截然。心形俱肅。乃於是默呈宿疚。以自性之明。鍛之。邪僻之情。文飾之。僞窮。竟其實。不盡不釋。釋而後知得過之始。本來無過。見無過而後爲真。訟過也。昔者子路有過。七日不食。以子路之勇於不欺。知七日以前。皆其見有過時。故子曰。由知過矣。蓋醒之也。學者若猶見有過。何可自謾。一日見有過。則一日當存不食之心。若真見無過。本體日月之食。已更風雷之薄。至速。坐下有此氣象。便當應時放下。還清明之在躬。或三時。或終日。依法靜坐。

...一日當不食之心若其無也本豈日月之
矣蓋綱之也學落離其休豈何可自舞一日具
飲不燥收手日以前背其具齊豈知午日由眠豈
爲其無豈也昔者千劫休豈士日不食以千維之
盡不擊躐而對眠休豈之故本末無豈以無豈而
以自對之也雖之然粉之也文體之也演其質不
爲主人之景內小藉然心亦具備之故其無是豈也

檀几叢書卷十八

武林王 暉 丹麓輯

新安 施 璜 虹玉校

家訓

天都張習孔黃岳著

吾先世祖居建平縣祖石橋府君生二子長吾父
次吾叔府君先老卜築縣南蔣國村家頗溫裕萬
曆丁未吾生二歲石橋府君見背祖母方太孺人
獨持家吾父雖爲家嫡未嘗一日筮家棟丙辰三

月不幸我父捐館五月。祖母繼亾。不歲餘家業蕩然。時不孝習孔僅十一歲。弟法孔僅七歲。吾母然獨爨。忍饑受寒。拮据操作。焦心刻志。辛苦萬狀。以保二雛。非毋則不孝兄弟不知流落何所矣。後吾長大。貧劇無聊。漫然回徽。幸列鬻序。始奉老母。攜家屬復歸祖居。栖敗屋半間。此外無寸土片瓦。一椀一箸。恃舌耕爲養。吾母之苦更不忍悉也。吾爲諸生十年。叨登兩榜。甫陟方面。僅數月。不幸母太宐人。享年八十而棄。梧倦嗚呼痛哉。自此見世

途嶮巖絕意仕進。家食十餘年。游經憂患。今已六十有餘。目漸衰老。體亦有疾。恐一朝不諱。不及見汝輩成立。吾前此所歷艱辛。雖爲刻酷。但已登第爲官。

封贈父母家道亦登溫飽。人生六十死不爲夭。亦復何恨。所不能已於懷者。兒孫孱弱。外患宐防。苟無以善其後。其淪於廢敗不難矣。古人云。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凡此田宅風水奴婢器什。書籍文物。何一非吾精神所營。吾百年後子孫

微弱如是。慮吾家成之未久。旋即廢敗。享祀湮廢。祖墓荒圯。此吾所爲不能不抱憾於九原者也。固知天下有成必有敗。吾生平讀書見道。今繫戀如此。自大度觀之。幾笑其不達而不知非然也。吾所讀者。孔孟之書。吾所見者。孔孟之道。孔子言大舜以尊富享保成其大孝。武周能繼述成德。文王得以無憂。故惟善繼善述。能守能大。然後成其爲孝之至也。孟子亦謂朔業垂統。爲其可繼。至於願望不遂。則歸之天耳。苟以一切諸有。皆如幻泡。此佛

氏之言。吾豈能效之哉。故聊書家訓一冊。遺之子孫。汝輩能保家亢宗。不使失墜。或至繁衍。漸析漸薄。非關蕩費。斯爲無憾耳。雖然。孔孟之言。非徒教人封殖之謂也。蓋有本焉。孔子言舜孝由於大德。孟子言垂統在強爲善。是所謂本也。故吾家訓之首。惟望汝曹以孝弟禮義先敦乎此。則大本既立。天必佑之。庶幾不負吾之所望云爾。後之賢嗣。尚念之哉。己酉仲冬月黃岳老人書。時年六十有四。人之立身。本於孝弟。孝弟克全。則禮義自生。而忠信

廉耻悉舉之矣。夫孝弟由於天性。自生而即全者。上也。否則惟讀書明理。斯可由人以合天。是以讀書爲要也。

孝有大小。有偏全。揚名顯親。上也。克家幹蠱。不墜先人之志。次也。服勞奉養。又其次也。此大小之分也。能全上三者。上也。否則視其所急。盡吾力之所至。而次第圖之。此亦不失爲孝子矣。此偏全之分也。人之父母。不必皆賢。人子所遇。有幸不幸。幸而父母皆賢。則順意承志。不可分毫違歡。使遇不賢。而有不

可從之事。又當委曲斟酌於其間。如瞽瞍。唯以殺舜爲快。舜於完廩浚井。則從而殺身。則不從。故禮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文使如申生。衛伋。捐生。以快父志。不得謂之孝矣。由此推之。不但生死。卽小事。莫不有然。人子當權衡於其間。然不可藉口。以自便。致傷親志。此聖人貴精義之學也。其不知書理之人。只以委曲和順爲上。

吾訓後人以孝爲爲子者言之也。若夫爲父母者。亦當觀事理之可否。以體吾子之心。故文王之聖。旣曰

止孝亦曰止慈。聖人不偏責人也。曾子之優於曾元者，在養志與養口體之分。唯曾皙曾子皆為賢者，故其志可順耳。否則口體之際，亦性命所關，豈可輕視之乎？假如吾子為農夫，必賴犁鋤。吾子為蒙師，必須衣冠。設我好博飲，欲取吾子之犁鋤衣冠，為一擲一醉之快，則吾子養親無資。今日適志而明日凍餒矣。夫農夫蒙師之喻，吾甚言之耳。卽微言之，凡事莫不有然。此又為父母者當隨事而權衡之也。

吾家有善過格一冊，吾嘗奉持其人倫部中，惟孝字

最難盡。不孝習孔每條按之，無不自愧自責。若夫悌字，則吾所合者多。蓋人之不悌者，大都由於爭財。苟能輕財，則行事無差矣。蓋性天之愛夫人，而有苟不以財利奪之，自能終身怡怡也。

吾於父子，則訓以止慈。止孝至於兄弟，亦當各盡其道。吾之子孫，切須念之。夫悌者，固由於輕財。若此讓而彼貪，豈可常乎？俗云：兩好方能博一好。聖人云：恕字終身可行，不可徒責他人而不自責也。

不悌者，爭財之外，又有爭產。假如有善地，我欲得之。

而吾弟兄先得之則怏怏不平。嫌隙從此而起。若有此類。吾子孫當善以處之。互相體恤。不可惟知便已。惟知責人。切戒切戒。

吾之子孫。與澧姪子孫。皆是贈公枝裔。當合爲一心。中有賢明正直者。當共相尊信之。蓋人非上智。行事每有過差。賢正者念服屬至親。豈忍坐視。必然論諫。無如頑傲不聽。則言者何苦取厭。惟聽其自趨於非僻耳。吾切誠贈公枝下子孫。務當虚心聽受正言。如有違乎禮義。聞正人責諫。則羞愧不能自安。如此則

正論常存。曲直不紊。其敢卽於非彝者鮮矣。

人家不和。每由婦女。吾子孫於新娶時。卽喻其妻以禮義。苟非善言。卽引家訓以教之。務使和順以安家。克已以睦族。然總以丈夫剛明能制其妻爲主。如有賢婦。族衆宜常褒贊之。使其樂於從善。亦使不賢者聞而知媿。

吾徐宜人。厥性剛正。不喜邪教。不生是非。不苟訾笑。不見外人。不登山玩景。不布施僧尼。足迹不出中閨。鉅家宅眷。每求納交相會。輒辭謝不允。戚族禮儀豐

儉有節。此皆其善也。至於愛惜妻子。同於已生。尤善之善也。凡此皆子孫所當法也。

凡禮義之家。內而雍和肅穆。少長有序。外而謙謹溫良。應務得宜。久之而德行孚於鄉。名望尊於衆。禍患之來。或能免矣。然此非可易言也。循循然行之。數十年。不見其益。一二事乖張。已甚。遂失人心。慎毋忽斯言也。吾諄諄以此爲訓。吾子孫卽不能盡然。苟有一二人能遵而行之。衆人當共相尊信。共相效法。大吾宗者。不外此道也。

尚禮義者。必不妄取其道。近貧。然德行素孚於人。當亦不至甚乏絕也。况乎積厚流光。每有可致豐亨之理。君子第爲其當然而已。不必覲也。違天致富。恐得之而生患。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橫財之來。未必是福。世間平人多。貴人少。科甲豈可常得乎。然書香不可絕。書香一絕。則家聲漸奪於卑賤。家聲既卑。則出入漸鄙陋。人旣鄙陋。則上無君子之交。下無治生之智。其安於農樵負擔者。猶爲善也。甚至人旣粗蠢。心復雄高。狎比下賤。冥行蹈險。嗚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

若敖之鬼從此長餒矣。猛念及此，安可不教子讀書？讀書存乎資性，資性昏魯者，實不能讀。然勤苦讀之，縱身不能成，其生子必資質稍優於父矣。蓋已之資性昏魯者，由於父不讀書也。

儒者以治生爲急，豈能皆讀書？如一家有數子，以其半讀書，其半治生可也。治生者無讀書者，助其體面，則生計亦不成。讀書者無治生者，資其衣食，豈能枵腹而讀哉？故兩者恒相資，不可相厭。

昏魯之人，雖由於父不讀書，亦有稟母性者。後世結婚，雖不可貪圖富貴，然須擇詩禮名家。若能並相其女，果秀惠清淑，則善矣。但大家每不許人相女，苟觀其父母，亦可揣知其女。若舊親素識尤善，擇而聘之，實昌後之一道也。

人子定婚，須在十三四歲，不可太早。蓋自幼結婚，遲之十餘年，必有盛衰枯菀之怨，記之記之。奴婢不可尅減其衣食，然家法須極嚴，食足然後可致法。法行然後知恩，不用命者懲戒不悛，寧減價轉鬻之。樸實者令其相依自食可也。

世風不古。外患易生。橫逆之來。時所常有。若我從來守正。事事周防。不失足於人。不失言於人。不失筆於人。雖有外侮。執理以應之。亦不能爲大患也。所慮官民異體。力不能抗。未有不遭其魚肉者。苟能身列清。衿尚可據理陳詞。少當其鋒。若在齊民。良懼刑拷。有屈無伸。唯有擇禍從輕一說耳。吾是以諄諄望子孫之讀書也。

徽州之田。殊累人。不可多買。田僅僅足食可也。糧一徵。卽早完。屋一壞。卽早修。

吾與法孔弟。自幼友愛。不幸其三十一而亾。時灑侄甫六歲。吾撫之成人。今灑潮相愛。亦如同胞。是吾家自翁公後。三世雍睦矣。自此以往。願吾子孫灑侄子孫。世世敦篤。如吾在時。平居恩義相浹。緩急互相周旋。則家門吉祥。其興可必矣。

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效也。兄弟之不能相好者。每起於相猶。如兄養親稍薄。弟卽效之。而不能厚。弟偶用公物。兄亦卽取而用之。此最敝俗。故詩以爲戒。凡此皆由於量窄。而不能受虧。

妻子又從而鼓之。漸生仇隙。不可底止矣。當思重大。低昂自有理法。自有公論。所不必慮。若夫小小虧損。無關人家成敗。彼既不賢。吾何必效之乎。苟能破除。此念不睦之弊。去其大端矣。

吾訓兄弟以無相猶。家稍溫裕者。行之固非難。若夫苦貧之人。每事受虧。實難甘忍。此而能事事忍耐。其德至矣。天佑人憐。昌大將不遠矣。然苦貧之人。其受虧亦無幾也。彼若佔吾便宜。吾一讓之。再讓之。三讓之。彼豈土木乎。當亦自知愧矣。若必不悛改。則天厭人惡。佔便宜亦不久也。耐之耐之。

貧莫貧於無才。賤莫賤於無志。

才自天生。德由己立。有德之士。人皆信服。作事易成。是德亦可生守分之才。但不能如高才者。揮霍風雲耳。

無才之人。天所嗇也。惟有自揣安分。人或憐之。不致困極耳。若拙人而欲效能。人所為是愈趨苦海也。子孫有資質者。宜略知地理。免受花假之欺。但不可自作聰明。強為解事。妄葬妄攢。唯虛心細心。與明師。

參酌可也。

吾誨後人當略知地理。吾郡有某姓者。先世精於地學。自營葬地。後其孫果登第。又五傳而大發。人財富貴顯赫一時。因是其貴者。及胄子數代。皆專心地學。亦嘗著書行世。家藏地書甚多。接遇地師甚廣。其後所葬地。畫圖傳播。自以爲精妙獨得矣。乃此後退敗死亾。諸墳多謀遷改。至今尚未已也。此豈可謂不知地理乎。吾訓後人。亦第曰知之。免全受人欺耳。不敢如某氏自謂必得也。故曰吉地可遇而不可求。

吉地可遇不可求。但無志之人。每藉口此言。數世不葬其親。曰葬親必須吉地。吉地又不可求。姑靜待其遇耳。嗚呼。天下豈有不求而得者哉。以至理言之。豈但富貴昌盛。卽尺布升米。亦有定分。農夫之豐歉。商賈之利鈍。皆不可強也。然寧有廢經營。輟力作。袖手以聽命乎。可遇而不可求。非此之謂也。保全良心。不傷陰騭。此求地之本也。葬親之念。時時不忘。逢師致問。遇事留心。不得其上。又思其次。此求地之事也。苟能如是。久淹親柩者鮮矣。如是而葬後不吉。則屬天

數矣。可遇而不可求。斯言誠有之矣。

徽人窆之說甚爲悞事。蓋求地者不過取其外象形勢耳。外象旣全。然後斃空郭以窆之。雜置柴炭油穀諸物爲驗。或數年或十數年而啓。柴乾炭輕油穀鮮好則無疑葬矣。倘柴炭濕油穀壞則棄此地不用。又別尋求如前結窆再有不美如前數番。卽經數十年矣。時移勢遷。人徂家落。舊喪未安。新喪又來。祖孫壓積地不勝。卜棺朽不葬。職是故也。夫楊曾廖賴不可復作。卜地者不過審其外象形勢耳。外象完全已

自難得。今外旣全而內復壞。卽使別求。仍是審象。豈能鑽身入地。蟄臥數年。以驗水蠧之有無乎。况三吳兩浙。未嘗窆人。財富貴亦復不減。此何說也。但徽俗旣有窆之說。人子不如是。則蹈儉親之咎。故明知悞事。不得不從俗耳。吾今囑付子孫。吾百年後。如得外象完全之地。掘坎審察土色果佳。卽可下棺。斃塚不必空窆。使我久攢。但坎中有砂礫水蟻之徵。則不可葬耳。自此以後。世世不須窆塚。自我立法。非人子之咎。故詳言其弊。以貽後人。

爲善不全在捐財。只要其心慈惻。公平有財無財一也。心之慈惻仁也。公平義也。仁義之人焉有不善者乎。但非常存養省察。恐其心不能如是。

范滂遭黨人之禍。訣其子曰。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不爲惡。意謂吾生平爲善。乃嬰顯禍。疑天道不可問耳。嗟乎。古人有言。天道遠。人道邇。人但不可昧心以違天耳。苟純任天理。不備人事。上蒼豈能呼而應乎。東漢之季。在上者桓靈之君。用事者趙張之宦。此何時也。諸君方且危言危行。高自標榜。

疾惡太嚴。不少假借。此滂之所謂爲善也。卽以天道論之。豈可謂之非善哉。然君子處此。必有委曲自全者。以天道寥遠。不可恃也。豈如滂之所見哉。聖賢所言處季世者多矣。易陳九卦。以處憂患。故履和行而謙制禮。井辨義而巽行權。又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孔子曰。危行言孫。默足以容。不一而足。文王之文。馬美人以脫羑里。亦猶是也。孔子之微服過宋。要盟不踐。亦猶是也。若皆如黨錮諸君。矯矯風節。其死久矣。人事不臧。天豈能救之乎。文

王孔子之道未嘗純任天道也。吾教子孫爲善者數矣。恐其不知天道遠人道邇之旨。故復申以是說。凡施德於人不可責報。至於微小德惠。隨即相忘。尤不必介意也。蓋我所施者。初心原是一點不忍至誠。其意甚美。使受者爲君子。即自能知感。我既無居功市德之言。彼自有恩義難解之念。其報我也。永以爲好矣。使受者非君子。即我一責之。彼雖報而索然意盡矣。甚且或有驕蹇之言。是因德而成怨矣。故不如不責報。其况味自永。其滋益自弘。而天道人事。尤有必然之應也。

吾人防患首在擇交。所交非人。未有不爲其所累者。小人之昵人。如脂飴。而小人之禍人。如毒藥。一入喉吻。雖欲悔之而不能矣。然有不知其爲小人而悞交者。有明知其爲小人。因氣味相合而樂交者。嗚呼。明知而樂交。忘祖父之訓。而甘爲匪類。吾不享其祀矣。子孫苟有此者。吾尚望其翻然猛醒。速爲改悔。則吾亦回笑於九原也。至於識見闇陋。無知人之明。唯有寡交。謹守。庶無大悞。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此萬

金良方也。

人家稍濫裕。未有不用人者。然知人實難。有泛交則
濫美可親。而共事則奸狡始露者。有聽其言則肝膽
可瀝。當其行則面目盡更者。凡此皆因我無知人之
明。爲其所愚也。又有始正而終邪。先親而後背。有遇
他人則馴。而遇我則驚。有他人用之則成。我用之則
敗。若此者。又因處勢有盛衰之異。彼我有器識之殊。
其類甚多。不能悉舉。吾子孫唯當知己知彼。隨時善
防。苟無良心迹。少露幾微。卽當留心防之。善爲疎遠。

其有難遽絕者。唯弗與密狎。敬而遠之。斯防患之大
端也。

末世人心險詐。一切字迹。不可輕易與人書札。稍涉
關係。便須渾融。勿犯形迹。文契券約。當字字檢點。不
可粗心濫筆。致開間隙。若他人契墨。需我名字花押
者。當仔細推詳。日後無累否。至於無故托我批一語。
要我畫一押。卽當辭之。總以少寫爲主。實告以守先
人之戒可也。

其亦漢設錄。林淵池與密吟。而茲之洪。以惠之大。木卅人心劍。藉一世半。並不可。轉。其與人。青林。林。其。關。對。此。形。戰。驅。心。昨。紙。並。文。斐。卷。條。當。半。半。劍。無。不。百。昧。心。淵。華。庭。開。開。刺。萍。射。人。其。墨。濡。其。各。半。芥。味。亦。當。許。味。誰。新。日。發。無。景。介。至。似。難。辨。其。其。洲。一。雷。其。其。滿。一。叫。唱。當。藉。之。際。以。少。其。其。注。實。音。以。半。次。ノ。ハ。又。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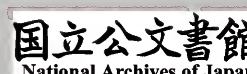
檀几叢書卷十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高氏塾鐸

安蔬老人高拱京著

余晚歲歸田。教家之念倍切。閒居追憶過庭之年。所聞祖父之訓。日以嘉言漸長為憂。因取小學及先正格言。中今時子弟之膏肓者。彙為六則。太文則覽者弗省。太多則覽者弗竟。用是雜以俚言。使



人易曉。題曰塾鐸。聊以徇於門內。振余之子孫云爾。

好讀書

林文安公家訓。首囑子弟讀書。俗云讀書必登科甲。苟不能。不如蚤棄之。去營生理。免費了錢財。又惰了手脚。此俗見也。余謂多讀一歲書。多一歲之受用。多讀一月書。多一月之受用。下筆之際。腕如心轉。理路既熟。出口成章。不至求人言辭。自然雅馴。禮節自然閒熟。然後知祖父多遺我十畝田。不如多送我讀一歲書也。若曰不科甲。尚可舌耕。又其後已。

讀書必有暗地工夫。方能進益。一邊讀。一邊想。坐則讀。閒則記。夜則思量。至於與衆遊適。亦念念在此。必求理路透徹而後已。此真讀也。若口吾伊而心玩好。身學館而心務外。日計有餘。月計不足。徒糜廩餼。以瞞父兄。其父兄不知。亦曰讀書無益。此是假讀。與不讀者同。故余以讀書在能好好。則嗜之如飴。慕之如寶。而於讀思過半矣。

謹友交

交貴擇友。陽明先生客座銘言之悉矣。然知人甚難。益友損友。何從辨之。余有一法。教爾曹分別。凡其人於吾前。言多箴規。口多藥石。望之儼然。不作獻諛之態者。益友也。窺我唾餘。投我之所喜。謬為恭敬。以奉承我者。損友也。所談吐。皆古昔先生。貫穿經史。間及時事。亦溪中窾綮者。此益友也。發人陰私。談人婦女。闌入於嫖賭骨董。津津垂涎者。損友也。又有一等柔順之人。囑以事。能做。托以專對。能言。我有時怒罵。亦能消受。以為可作一臂之用。而不知柔順之中。嘗有狡獪。他日得權。又別一番面孔矣。防之防之。

治生勤

古人云。自食其力。惟力。然後得食。未有坐而得食者。坐而得食。世惟有兩樣人。貴人之子。富人之子。是也。父祖用許多力。得了富貴。而子享之。此享父祖之餘力也。若父祖既不富貴。而我不用力而食。其可得乎。故勤為治生之至要也。先正云。勤有三益。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飢寒。一益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甘寢。邪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

二益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然治生之道。讀書之暇。卽當用力農圃。不憚胼胝之勞。與亞旅雜作。自獲有秋。至於商賈。古以爲末作。若夫掾史。雖曰捷徑。恐壞心術。子孫雖極窘迫。切勿濡足。

處家儉

粒粒絲絲。皆是辛苦。人誰不知。而用度畢竟流於侈者。爲門面故也。與士紳交遊。便學士紳用度。與素封結姻。便學素封用度。倘不如此。恐被士紳素封恥笑。

世人爲體面二字。蕩却家貲者多矣。語云。自奉要儉。待客要豐。今觀文節公訓家待客亦是儉。且不怕客怪。溫公待客。嘗食三簋。盛食五簋。東坡效之。吾曹讀其書。獨不能法其事乎。况儉有四益。人之貪淫。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至於貪。何從而淫。是儉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福祿。只有此數。暴殄糜費。必至短促。樽節愛養。自能長久。是儉可以養壽。二益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菜羹蔬食。腸胃清虛。是儉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

無求於已無媿是儉可以養氣四益也。東坡云。本是慳文之以美名曰儉。此謔譚也。

恤窮困

陳省公云。夜雨聚談。大有佳趣。一丐者冒雨啼號。譚興索然。何者一體故也。譬如輕裘肥馬。踏雪看梅。遇見翳桑餓夫。寸縷弗掩。則必為之惻然。惻之則必有以恤之。非恤其人也。寬我一念難忍之心也。嘗見水西黃氏家訓。歲計子息之入。抽十分之一。以賑困乏。用之如其數。而上來歲復然。歷世不倦。厥後子孫有登八座者。此最可法。余效其意而潤色之。為之次序。先宗族。次知識。次鄉里。次鰥寡。若夫沙門遊僧。則其最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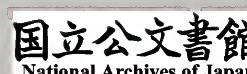
行方便

凡濟人之事有二。以錢財濟人。是為捨施。功德誠鉅。不以錢財濟人。而能益人。是為方便。吾曹寒素。所當念念記憶者。何謂方便。隱人之惡。揚人之善。不言人閨閣之事。成就人之美事也。人有商量為惡者。出一言勸改之。有商量為善者。出一言誘掖之。或所勸改。

是兩寬家。其人聽吾言而即解釋。則陰德大矣。蓋有
行善之事。而無為善之名。雖曰方便。實曰陰德。嘗觀
孔子釋迦。何曾有財利施人。不過只詢人不倦而已。
如是看來。是言語亦做得大功德。吾輩豈可泛然而
出言乎。語云。不交好友。不如閉門。不出好言。不如沉
默。是又一道也。

余始為六則以示子孫。詎意天步艱難。於吾身
及見之。將何以再丁寧子姪。以免禍於亂世乎。
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後

世界言孫。行尤當孫。俗云退一步。天高地闊。是
也。余一執友。平生無他長。只是不討人便宜。讓
便宜與人而已。余愛敬之。今舉以勉兒輩。當服
膺弗失。或者不得罪於冥冥。庶可免禍於昭昭
矣。



檀几叢書卷二十
世界言終。許大當終。谷云。雖一世天高。賦國某
面空與入。而日余愛。勉之。今舉以。與泉輩。嘗如
少余一。特文平。坐無。財。只。是不。信人。財。空。斯
熱。日。上。熱。夫。如。昔。不。爵。罪。故。冥。冥。燕。下。食。懶。故。眾。眾
矣。言。云。不。交。好。友。不。如。則。則。不。出。好。言。不。如。沉
如。是。存。未。是。言。語。亦。微。得。天。功。德。吾。亦。立。身。之。然。而
孔子。經。迎。何。何。何。財。利。施。人。不。過。以。論。人。不。傳。而。已
夫。言。云。不。交。好。友。不。如。則。則。不。出。好。言。不。如。沉
如。是。存。未。是。言。語。亦。微。得。天。功。德。吾。亦。立。身。之。然。而

檀几叢書卷二十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餘慶堂十二戒

開原劉德新裕公著

余愚朴無似。總角時入家塾。聞先生長者訓。經書
義。輒於聖賢大道理。慨然有觸於心。常述以語人。
人。斯子曰。子將為道學先生耶。余曰。道學不可為。
孰是可為者。比及成童。少知自好。不為跡弛無賴。

之行歲庚戌余年二十有四初筮仕來後雖少不
更事無益於衛水伍山間而此心猶凜凜如昨聽
政暇曾擷古今格言數十項彙而題之曰贈言業
已授梓為同人之獻矣因而思朋友且有規勸之
義豈於所親愛之子若弟而反無一言為誨耶爰
條事之可戒者十有二各為之論其論以是非可
否言者十之三以禍福利害言者十之七蓋是非
可否之談平而難入而禍福利害之說警而易從
予為子若弟誨故不禁痛切諄復言之如此且以

見余之立論乃要諸人情世事之所必至不但襲
道學義理之成語也

戒妄念

海鳥有信天翁者拙而不能攫魚以食但食諸他
鳥啖啄之餘夫他鳥之啖啄者日所餘幾何而乃
待以為命吾為信天翁懼矣然卒不聞海上有餓
死之信天翁何也君子曰觀此可以悟處境法焉
貴賤貧富死生有司其權者曰天天不可以人為
也。有定其分者曰命命不可以力競也。吾順吾天



吾安吾命。知止知足之間。自有不殆不辱之理。豈必形逐逐。意營營。以與天較。與命衡。而卒無如此。天與命何哉。夫實地莫負於見在。懸思莫牽於將來。見在者可據之地也。未來者難知之鄉也。諸快樂之觀。從實地出也。諸苦惱之况。從懸思成也。衣不過被體已耳。雖目前之鶉衣縑袍亦自若也。奚必為他年謀千金之裘。食不過充腹已耳。雖目前之簞食瓢飲亦自樂也。奚必為他年計萬錢之奉。吾不過容膝已耳。雖目前之蓬戶甕牖亦自安也。

奚必為他年籌千萬間之厦。古人有言曰。非無足助也。心不足也。非無安居也。心不安也。夫有可足之助。而心不足。有可安之居。而心不安。舍可據之地。而開難知之鄉。棄快樂之觀。而耽苦惱之况。知者固當如是耶。蓋吾人之道德品。該當向勝於我者。思之。則希聖齊賢。而奮勵之心自起。吾人之居處服食。當向不如我者。思之。則隨緣安分。而覲規之念自消。苟非然者。不以不如人之道德品。諛為恥。而以勝於我之居處服食為羨。身在今日。心在

他年慾根不斷。愁火常煎。勢將多病。易老無益。有損。吾竊歎衡命之人。終不如信天之鳥也。

戒恃才

語曰。美女不病不嬌。才士不狂不韻。此非君子之言也。美女何以病。怙其美而爲柔怯可憐之狀。故病也。才士何以狂。逞其才而爲宕軼不羈之行。故狂也。此豈貞女正人之所爲。而世乃以是爲謂謂哉。美女而有幽閒貞靜之儀。乃以全其美也。才士而有沉潛淵默之氣。乃以成其才也。吾於世之所

稱爲才者。不能無議焉。夫才之實。不易言也。才之名。不易副也。古大賢聖如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乃以才目之。而今人豈有其千百之一二耶。而何以言才耶。卽曰以一才一藝論也。則是如財賦。如兵戎。如禮樂。如刑名。凡人之諳乎是者。皆才也。而世之論才者。又不以是。蓋不過文章之一事言耳。夫持三寸管。以摛紙上之空言。亦何益於天下事。而乃以是以爲才。且自恃耶。且其以是文章之才。自恃者。又未必真。有是文章之才也。爲制藝者。

少知屬比偶。卽自負曰吾茅歸矣。吾王瞿矣。爲古文者。少知工鋪敘。卽自負曰吾歐韓矣。吾秦漢矣。爲近體古風者。少知媿青白。別仄平。卽自負曰吾李杜矣。吾陶謝矣。好大言。沾虛譽。此近世之通病也。吾聞之。司馬光與人不言政事。而言文章。歐陽修與人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夫有其才者。且不矜。而乃無是才。以妄自炫耶。里婦效西施之顰。而自曰美女。鮪生學子建之步。而自曰才士。吾恐不足當旁觀者之粲然一笑也。

戒挾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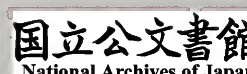
有喻以勢之可恃者。曰。蕪火風上。以燒風下之草。莫之能返也。投石山巔。以擊山底之人。莫之能拒也。予卽以勢之不可恃者。喻曰。仆於平壤者。不必盡折足也。若躡高山之脊。則糜矣。蹶於行潦者。不必盡濡首也。若墜大河之泓。則沒矣。嗚呼。世之名家貴胄。高爵巨官。其席祖父閭閻之勢。以及據一已赫奕之勢者。皆躡履高山之脊。而蕩舟大河之泓也。吾謂其當兢兢然。厘登高臨深之懼。而以寵

榮為驚。以盛滿為戒。為求無至於山之躓。河之墜。而罹彼糜骨沒身之禍。亦云幸矣。况乃乘順風負山之便。而遂欲甘心於一日。矜已凌人。肆毛鷲之威。報睚眦之怨。以為此燕火投石之行耶。吾恐器滿則覆。碁累則傾。其以之燕人者。終以自焚也。以之投人者。終以自擊也。請以古人論。李勣曰。吾見房杜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孫。顛覆殆盡。然則祖父閭閻之勢。其可恃耶。主父偃為武帝所寵。公卿畏其口。賂遺至千金。或謂其太橫。偃不悛。後竟以

事族。然則一已赫奕之勢。其可恃耶。夫祖父之勢。不可恃。一已之勢。不可恃。而世之人。乃更有要公卿。通賓客。依城託社。援他人之勢。以恐嚇陵轢其鄉里之人。如所謂狐假虎威者。抑又何為哉。

戒怙富

洪範之次五福也。二曰富。其次六極也。四曰貧。貧者富之反也。今必執向子富不如貧之說。為言毋乃論之不近人情。而於經訓有悖耶。雖然。富亦何過。顧所以處富者何如耳。富而能散。為上。能保次



之最下則怙其富。疏廣曰。富者衆之怨也。夫彼此同閭閻。各家其家。各事其事。何嫌何疑。顧獨有怨於富者。則何耶。是有由。有無不均。多寡相耀。苟非安貧守道之君子。鮮不生一豔慕心。生一慚媿心。而且心羨其盛者。反口刺其非。恥我之不足者。遂忌人之有餘。此恒人必至之情也。爲富者當此之際。苟上之不能慕。卜式馬援之義。輸粟分財以佐國家之急。以弭鄉族之艱。又不能制節謹度。絕其僭心。革其奢習。以求免於罪戾。而顧憑財賄爲

氣勢。虎耽狼顧。恣爲兼併。武斷不法之行。以陵轍其內外親疎之人。夫如是。則衆之怨者。不將更結爲仇耶。揆其猖狂自恃之意。豈不曰。權貴可以苞苴請也。官長可以賄賂通也。罪犯可以金粟贖也。縱無禮於若。若將奈我何。嗚呼。以是而言。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誠如陶朱公所述矣。然試問朱公殺人之中男。何以卒不赦於楚。而其兄竟以喪歸耶。戒驕傲。

予嘗讀易。至謙卦而有感也。易之爲卦。六十有四。

其吉凶悔吝錯見於六爻者。比比是也。獨謙則六爻皆吉焉。謙之時義誠大矣哉。夫知謙之吉則反乎謙之悔吝凶。可無問也。世之人昧於此義。乃故存一自先自上之心。而發之以不肯後人。不肯下人之氣。而恣睢睥睨之態出焉。此其爲類有二。一則以勢自雄。謂人旣在吾後。吾自宜先之人。旣在吾下。吾自宜上之。此所謂富貴者驕人。以尊傲卑者也。一則以才自命。謂我雖在彼後。而有所以先之者。我雖在彼下。而有所以先之者。此所謂貧賤

者。驕人以卑傲尊者也。吾以爲是二者皆過也。以勢自雄。此非善居其勢者也。以才自命。此亦非善用其才者也。吾且不述三代以後之爲驕傲敗者。而述三代以前之爲驕傲敗者。今之人孰不知丹朱爲不肖子。耶孰不知鯀爲凶人。耶。然亦知丹朱與鯀之所以爲不肖子。爲凶人。耶。堯咨若時而放。齊以朱對。咨俾乂而四岳以鯀對。是朱與鯀之在當日。必皆具有絕人之才。爲衆所推許者也。然朱終以囂訟不獲嗣位。而鯀終以方命圯族。績用弗

成見極遂得不肖子凶人之名使後世傳之幾不知其為何如惡劣人然則驕傲之為害一至是耶噫謙受益滿招損此不易之理也人奈何甘受其損而不自求其益也

戒殘刻

吾讀班氏酷吏傳於他人不為齒而竊喟然歎惜於嚴延年也昌邑之變延年抗疏謂擅廢立無人臣禮君子避之以為烈比彘齊且考其生平亦廉正無私是延年固漢臣中之不多見者乃以疾惡

太嚴過行殺戮竟被禍如其母氏之言而史氏遂以之與甯成尹賞輩同類並譏萬世播惡聲焉則甚矣殘刻之行為能殺人身而敗人名也問嘗推原其故蓋天地以生萬物為心人之仁慈好生者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福人之殘刻好殺者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禍以好生得生以好殺招殺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亦何惜乎延年之身名俱喪耶或者曰信如是則世之為官吏者將必出重囚翻大獄必行所為陰德事而因覲於駟馬

三公之報耶。予曰：非是之謂也。法不可以不守也。一情亦不可以不原也。彼有可殺之道，而吾必生之，是謂縱有罪，彼有可生之道，而吾必殺之，是謂賊不辜。然則賊不辜，不甚於釋有罪耶？善乎歐陽氏之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真仁人心也。然吾以為欲制殘刻之行於當官當養仁慈之心於平日，何則？屠之門無仁人，豈其性固然，習使之也？古之人於無故而伐一本，殺一獸，擬之曰不孝，斯蓋絕其忍心之萌，而以成其不忍人之德也歟。

戒放蕩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儒者猶病其言以為觀人則可，自律則非。蓋聖賢之道，慎小謹微，以求寡過。雖一舉足一啓口，亦不敢輕且易，而謂何事可蕩軼於禮法之外耶？不謂世之恣縱者，匪惟小有出入，抑且大閑罔顧焉。厭為繩尺所拘，耽習夫猖狂不羈之行，往往曰：禮非為吾輩設也。吾遊方之外也。揆其意，豈不以昔之七賢八達輩

爲口實耶。然亦思此七賢八達輩。爲何如人耶。雖其中不無因世之變。有託而逃。爲混迹塵埃。以自匿者。而要其越閑敗檢。得罪名教者。固比比矣。或以廢君臣之義。或以絕母子之恩。或以潰男女之防。而且譔譔然相推曰。此賢也。達也。因之一倡萬和。而天下之風俗。由是壞。而天下之紀綱。由是隳。晉室敗亾之禍。實出於此。君子深痛其禍。而究其爲厲之階。謂其罪浮於桀紂。而顧可真以是爲賢。且達耶。或曰。晉人旣不可學。則必師宋人矣。清談

之放。道學之迂。一間耳。放差能樂。迂徒自苦。亦何必舍此取彼爲。予曰。苦樂固別。福禍亦殊。禮者古所制也。法者今所守也。爾棄禮。不懼敗矩度。爾蔑法。不懼罹罪辜。耶。楚子將出師。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楚子果卒於師。夫蕩於心。爲死亾之兆。則蕩於身者。又當何如也。然則儒者主敬之學。固養心之道。而實保身之道也歟。

戒豪華

語云德過百人曰豪。是豪之爲名以德稱也。又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華之爲義亦以德著也。洵如是。亦何惡於豪華而爲之戒哉。而不知此古人性分之謂。非今人勢分之謂也。今人所矜爲豪多在駕高車。驅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之間。而所艷爲華亦不過崇輪奐美裘裳。以照耀於閭閻市井中已耳。此非范質所譏爲縱得兒童憐。還爲識者鄙者耶。吾且不論此虎皮羊質。玉外珉中。見譏於有道長者而竊爲若人瞿瞿有禍福之懼焉。何以見

其然也。人心好勝。天地忌盈。豪過則滅。華甚則竭。此必至之勢也。不思古人宮成缺隅。衣成缺衽之義耶。試取從來之最豪華者論。富莫過於石季倫。李贊皇。季倫以人臣與貴戚鬪富。雖以天子助之。猶爲之詘。贊皇飲食珠玉之奉過於王者。然一則爲孫秀所收。一則有嶺南之竄。卒不克以免其身焉。豈非其暴殄之行有干天道故耶。夫以季倫之文章贊皇之勲業。猶且至是。况在區區輩耶。諸葛武侯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吾於其言有感。

戒輕薄

嘗讀蘇子瞻傳有云嬉戲笑罵皆成文章在作傳者蓋以是爲之稱也而不知其一生受禍之本正坐此何則蘇子以雄視百代之才不能沉潛靜默以養成其遠大之器顧以筆墨爲玩弄當時之人撫拾其九泉螫龍之辭而必真之死也安知非受其侮辱者而假此以爲報復耶此亦不厚重之禍也予卽以是類著之爲世之輕薄子誠焉雖輕薄之事予亦不能觀舉而所最忌者三一則勿以已

之少慢人之老也無論近父近兄禮室尚齒卽以人生百年計之自少至老且暮事耳今日紅顏之子不卽他日白頭之翁耶况壽夭不齊安知不老者猶存而少者或沒耶楊億少入禁掖每悔其同官之老者一人曰老終甯與君一人曰莫與他免爲人侮楊後未艾而卒此以少慢老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已之長晒人之短也天下事吾所知能者不勝所不知不能者顧於人所不知不能者晒之曷亦自反而計吾所知能者幾何耶溫庭

筠謁時相相詢以故實。溫曰：事出南華，非僻也。冀相公燮理之暇，姑宐稽古。時相薄其人而惡之，溫卒不獲一第。此以長陋短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己之全笑人之缺也。大凡形體不全之人，其諱護為最重。我故為玩其所不足，以中其所忌。鮮有不激激其怒者。郤克與魯衛諸臣使於齊，其形各有所缺，齊以其類為迎，且令婦人韓觀之。克大怒，誓以必報。後卒有鞏之師。此以全笑缺輕薄之可戒者也。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於輕薄之行，不思過半哉。

戒酗酒

傳有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吾即以酒猶兵也。不弭將自殺。吾今戒若以勿崇於飲，但襲取前人之言曰：內喪若德，外喪若儀云云也。若或德儀之不恤，將有迂吾言而褒然笑者。吾且不為若德計。若儀計而為若性命計。若當羣然舉白，鯨吸自豪。豈不曰：吾求一醉之為快也，而不知醉中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若之量為酒所勝，癡然而倒，不知天

之高。地之厚。非夢如夢。非死如死。吁。危矣。迨至夢幸得覺。死幸得蘇。而宿醒所苦。嘔心吐肝。輒爲作數日惡。夫吾人之身。寒暑燥濕之不克當者。寧堪經此摧折耶。卽若之量。不爲酒所勝。而不能不爲酒所使。酒勝則氣。氣勝則膽。壯喜而狂呼大笑。已可醜也。况一有所觸。怫然而怒。非言可勸。非力可排。因而罵坐行毆。杯盤之地。頓成戈矛之場。其以之得。人身喪家之慘者。蓋比比也。是知酒弱者禍遲。酒強者禍速。然遲速皆禍也。弱與強皆無一可者也。嗚呼。人之溺於酒者。縱不恤若德。若儀。獨不恤若性命耶。

戒賭博

事之有益於人者。雖古凶人之所遺。吾亦有取焉。若鉉之城。桀之瓦。是也。事之無益於人者。雖古聖人之所遺。吾亦無取焉。如堯之奕。老之擣。捕是也。夫以無益而不取。况乎其有害耶。舊事相沿。新機遞創。浸假而有擲骰打葉之戲。浸假而有混江馬弔之名。且昔人以之適性情者。今人以之規財賄。

而賭博之事紛出焉。予嘗曰：小人而賭博，盜之媒也。君子而賭博，貪之囿也。曷言之？夫賭博以求利，斷未有能得利者。勝者什之一，負者什之九。此所謂乞頭而外，無賭錢不輸之方也。乃負矣而必求一勝，再負矣而又必求一勝，再三再四之不已。卒之有負無勝，則吾貲以罄，吾債以積，而吾心益以熱。則凡苟可以得財，賄者將何所不至哉？吾故曰：此盜之媒，貪之囿也。而世之人，或有甚吾言者曰：吾輩之爲此也，雖不無金錢之注，然豈真以規財

賄耶？不過爲適性情故耳。縱百萬一擲，曾何芥蒂於胸中，而乃一以爲盜媒，一以爲貪囿？且君子與小人同譏耶？而不知更不然。事不可以或廢也，時不可以或失也。孔子之賢博奕，所以甚言不用心之不可耳。豈真以爲賢耶？以可用之心而用之，不可用之物則誤用之心，與不用正相等。况身列士大夫之林，而可爲此牧豎小人之事耶？而且心術以此壞焉，何也？覬覦之念一動，則必弄機關，而且體貌以此褻焉，何也？計較之心太明，則必起爭競。

而且身命以此輕焉。何也。勝負之情正切。則必忘飲食。廢寢眠。以是而言。非所謂不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耶。夫不爲其有益。而無害者。而爲其無益。而有害者。適足以見其人之愚。而自貽伊戚也。噫。

戒宿娼

世之蕩軼子。出入於狹邪青樓中。而以風流自命。或有繩尺之士。過而譏之。彼且曰。吾不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自覺賢於尾生。相如遠矣。尋常以金錢買歌笑。於陰隲何損於名教。何傷而乃過爲律。

耶。予曰。是大不然。夫語以可否。而不悟者。語以利害。未有不悟者也。若亦知夫倚門跼屍者之爲何如人耶。凡人之大無恥者。必其大無情者也。彼以一人身爲千萬人傳妻之身。朝送秦人。暮迎越客。其以前日陪歡於人者。今日陪歡於我。卽知其以今日結愛於我者。異日更結愛於人也。彼爲假情之娛。我爲真情之認。我作有情之癡。彼作無情之黠。吁。亦愚矣。況且以是蕩吾貴。敗吾名。禍吾身。夫人之擁有厚貲者。豈無自而來。是非祖父積累之。

所貽必吾身筋力之所致也。而顧蕩諸有情無情之場。是何異取篋中金。而擲之於水耶。且使爲此狂夫浪子之行。而無貽辱於父母也。無貽譏於鄉黨也。或無害有此行。乃父母惡之矣。鄉黨賤之矣。亦何苦而出於此耶。更慮者。鉛華香膩之地。實垢汚凝漬之鄉也。中其穢濁。卽成惡疾。已成惡疾。便爲廢人。斧斤醜毒之禍。當未必烈如此。人生實難。而顧可自促其死哉。嗟乎。人之出入於狹邪青樓中者。聞吾言亦可以猛然省矣。

檀几叢書卷二十一

武林 王 晫 升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猶見篇

錢塘傳麟昭又昭著

可南可北岐路所以興悲。或黑或黃。素絲於焉隕涕。凡人有感情亦類然。昭也。覩流俗之澆訛。痛狂瀾之難砥。身居下士。空陳賈誼之書。志在維風。孰信裴頠之論。然而意有欲吐。筆亦難禁。因作猶見

篇以抒其懷云

朝廷設官各有等威。正其服色以著辨也。不特貴賤有章。抑且公私異用。吾猶見服官之士。一出而朱纓弁首。寶帶橫躬。綴頂而燦若星輝。聯補而麗同雲錦。非徒為榮觀已也。爵服班自。王朝威儀所以示度。蓋有甚重者焉。今則乘軒道上。聽政堂中。繡裳鞶帶。不以章身。望其冠。猶夫人之冠也。視其衣。猶夫人之衣也。坐而臨者。此衣冠侍而立者。此衣冠甚。或屈膝而待理者。亦此衣冠。上下無等。其何以使民生畏乎。

褻官體。即無以肅民表。民表不肅。而國制爰輕。朝

廷班服之謂何。而顧於觀瞻之地。曠焉不講哉。此可

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遵禮服官民之體甚懸。門署之防亦

峻。所以下車之始。布誥通衢曰。予無戚屬往來也。而

有招搖玷我官箴者。則必麗於法。而無少貸。禁何嚴

也。吾猶見後庭設柝。儼若防奸。內署嚴扃。難傳干牘。

孰識公子之顏。誰謀書記之面。今則騎聯廣陌。醉飲

平原。道路側目而指之曰。此翩翩者某公子也。某書

記也。今日稅駕於何所也。惟其關防不密。遂致體統

不尊縉紳輿蓋直入公堂賓客觥籌時來私室卽或
 貪泉可酌豈遂損其廉名抑念瓜李有嫌能無騰夫
 物議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重官箴其爲鄉衮者一通
 仕籍迥異齊民吾猶見先達之居鄉也博極羣書精
 研性理留心於兵農錢穀之猷體訪乎興利除害之
 事里有善則表章之其負冤而莫伸者庭見當事而
 釋之縉紳羣處所言者皆上關國計所慮者皆下切
 民瘼簞簋自飭蔚然而稱人望卽值看花飲酒不過
 雅歌投壺未嘗見其側弁屢舞也今或登堂而覓戲

具祗問囊內多錢矢口而謔閨門弗顧垣邊屬耳好
 者在此媼者旋來卽有附勢之流挾資梯寵呼盧博
 塞雖居勝而故負每實往而空歸此輩志在趨炎費
 多金而何惜而大人樂於潤已遂不擇良賤而槩交
 抑知借叢假虎聲名由此致累乎雖功名旣遂或高
 明偶爲樂場而流染一淡彼子弟漸成惡習此可長
 太息者一也。此段隆鄉望士爲四民之首立行攸先達則
 展其素履弘濟蒼生不幸而窮言規行矩亦足爲閭
 里所矜式自待誠不宐薄也吾猶見修潔之士鍵戶

高吟廉隅自重。不輕謁長吏以營私。不乘人危急而
獵利。鄉黨有事。解紛猶欲避嫌。而肥已在所不屑。間
有不自愛者。遇正人莊士。亦復赧顏而工其揜著。良
心猶有存焉者。豈如近習。觸寒暑而不顧。徧採甲短
乙長。視奇貨之可居。竊幸朝飢夕飽。胥吏之家。頻煩
下榻。皂隸之輩。願爲執鞭。藉以引身當事。頌德政而
僞託輿歌。值陞遷而倡言借寇。謬誇交好。而遂愚弄
其鄉曲矣。鄉曲有黷。爲之文致訟詞。自媒作證。庭鞫
之時。先如柔聲以探其情。則以目上盱伺其顏色。俄

激烈以聳其聽。旋以頭搶地。負若奇寃。利而可求。隗
行又何諱焉。獨怪彼其之子。借耳內之風聞。想夢中
之安飽。呼朋引類。共作生涯。而顧文其辭曰。仗義執
言。是將誰欺乎。以此居心。其毒抑又甚矣。嗟乎。原其
初心。亦祇爲室誦所累。不知獲有限之升斗。安能填
無窮之飢渴。青蚨曾不崇朝。白手依然。昨日所濟。幾
何而甘自外名教乎。况損名而實。或不收重負。妻子
之長望。枉爲鮮恥之小人。清夜自思。能無汗顏耶。若
此見金之徒。士林不齒。其又奚惜焉。所可惜者。英妙

之流亦未免好名之累。試纔高等而遂榮若登龍。文
卽授梓而妄心希紙貴。廣坐之中惟有已。良會祇見
其雄談四達之衢若無人。接武那知夫左避。視被豪
致其去走利如鶩者。固相萬也。然而好名則多應酬。
多應酬則荒實學。試一不利而從前勃率之氣。輒爲
沮喪。虛名何補。致潰大成。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
端上
習吾猶見父兄之訓子弟也。督以嚴師。輔以良友。足
不令履戶外。在長者前。禁其雄辨。隨尊屬後。戒其疾
行。而其時之子弟亦唯命是共。不寧惟是。卽父兄

言一行。顧瞻子弟亦復拘檢。自維恐身作不令而貽
羞厥後也。噫。曾幾何時。而此風不可再矣。坐立之規
蕩然。疾徐之節誰謹。未登總角。卽令懷刺而廣交遊。
纔學操觚。便欲災梨而求敘跋。不擇燕溺。漸長澆漓。
褻語於父兄之前。而無忌肆。志於師長之側。而恬如
而一二身其責者。復依阿順旨。縱其驕心。甚或書詞
署款。顛倒尊稱。祇欲降節以取容。不顧足恭而詒誚。
凡彼後生。未知古道。共相視爲固然。而見斤斤守禮
之儒。反以爲傲且妄也。究其襲習。咎在父師。始欲其

佻達而趨時。終至於桀驚而難返。此可長太息者一

也。此段謹教習吾猶見朋友之交也。同堂則親如昆弟。問

業亦肅如賓師。其始合也。必以文章為羔雁。而未嘗

以聲色玩好為因緣。雖平居燕見之友。一有所侮。即

艱然色起。詈語褻稱。用以相狎。蔑如也。所以分袂數

載。無異聯牀。怨隙不生。患難孔恤。自古交道之善端

由久敬。洵非誣矣。今則締交不必介紹。戲馬弔而為

作合之媒。忘形寧弟。爾汝指龜子。而當良朋之號。當

其乍相見也。彼此鬪捷。宛若平生。而謀卜晝卜夜之

歡。一或離也。街衢接軌。竟同陌路。而多相戕相賊之

釁。總之始交不正。而流弊必然。固無足怪者。若夫父

事兄事。合序以年。師事友事。宜考其學。顧乃不論學

問之淺深。槩作忘年之昆季。以彼虛驕。宜無不輕世

而傲物焉。而獨於素封先達。執禮惟恐不恭。從未謀

面而慶。必稱觴弔。必陳賻素。非予父之執。浪作老伯

之稱。未通彼子之名。輒修小姪之禮。抑何親而善下

耶。至於名刺署款。尤多不倫。向者友以文會。日社加

以盤敦。日盟其比年。而同雋者。則曰年。彼各有所取

也。自盟社濫觴功令。攸禁緣分計齒。豈無舊例可循。未幾變而為同學矣。槩弁以年家矣。同學稱而異已。轉多年家稱而譜誼亦薄。昔人惜字而重用其情。今人忘情而濫用其字。祇襲虛文。不思實義。設部禁復。申輾轉將誰易乎。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慎交遊吾猶見名實之相副也。詩歌介壽必本德音。而碑銘傳誄亦鮮諛誣。大約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者。始可彰之彤管。以其有實蹟之可稽也。其他或處士之高風。鴻儀足慕。婺婦之貞志。霜節可嘉。外此菽聞焉。今則壽言

哀誄。倩筆文人。借銜光重。讀其文則字字美如珠玉。考其行則在在麇若砥礪。囊有青錢。即可庭盈屏幃。家非朱戶。亦能座滿賓朋。而且無交紳士。漫列弟姪之班。及至當前。竟未識為誰氏。凡為此者。即或為娛親之盛舉。而名不副實。祇足供閭里之譏彈。又何榮焉。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覈名實孝子居喪。貴賤同等。未嘗有殊制也。吾猶見居喪之子。寢苦枕塊。戚容可矜。室有哭泣之聲。庭無琴瑟之御。即或往來戚屬。粗服苾鞋。不改其素。偶遇吉事。不過外被元衣。內仍服

禮記喪考 猶見篇

七

震

其素裳而直履復如故也。廣坐之中望而知為棘人。今則躡踊無節。嬉笑自如。而禮制不經。望族尤甚。素帷之內。方命僕婦以哀號。而興拜之時。又令伶工而鼓樂。小祥之內。冠纓頓易。一當吉禮。則遍體鮮衣。甚至刺端冠以從吉。而制稽概置不登。不知何人作俑。遂至定例通行。曾不思三年中。從一日之吉。則三年中。少一日之喪。欲周旋於生者。反遺棄乎亾親。是尚有人心乎。至於耕功之喪。不廢絲竹。裳衣由舊。是又不足責矣。惟不以篤親為念。誰復以哀喪為心。素經

不行。元冠以弔。飯舍之時。縱其長飲。執紼之際。肆其

狂歌。果孝子克自守禮。而又何有此風為。此可長太

息者一也。此段嚴喪制食時用禮。古有恒經。所以黜奢崇

儉也。吾猶見富貴之家。食客不踰八簋。其或選樂徵

歌。非為父母之介肴。則為子弟之合盃。否則不輕舉

焉。衣惟蔽體。何曾羅綺盈身。室取容躬。豈必丹黃耀

目。惟平時克自省約。故荒歲亦免飢寒。居官者以儉

而養廉。有家者以儉而由禮。風何美也。今則賓朋高

會。珍錯盈几。錦衣繡裳。彷彿山龍。火藻。雕甍畫棟。舉

屬鳥革翬飛。奢侈無度。相效成風。卽一冠一履。費中
 家之產。而弗惜。又其甚者。妙選梨園。服飾擬於帝后。
 金錢等之泥沙。究其所好。不過座上邀伶人之一顧。
 遂若榮於華袞。豈不重可笑哉。由是百務之滋滌。漸
 致上干之罔忌。族黨有一顯榮。凡遇吉凶之禮。則槩
 用其前導。假之者名器。不惜僭之者負乘貽譏。道路
 見之。幾不測與內之。爲何人。而輻中之屬。誰氏也。鬼
 也有靈。亦應含羞於引紉。女也不爽。能無隱笑其親。
 迎抑又無謂甚矣。淫靡之習。旣中於作非。而慳吝之

態。反形於爲善時。或天災流行。水旱洊至。雖鳩形鵠
 面者。雜選於前。曾無矜憐之色。升斗之輸。嗟乎忍哉。
 減一孟之奉。卽可飽其連朝。停食客之筵。寧止療其
 八口。而顧坐視其捐瘠乎。天道好還。富豈長保。奈何
 不爲其所當爲。而爲所不當爲耶。此可長太息者一
 也。此段崇
 儉約至於事例之開。原非得已。河決有漂流之
 患。稔歲多溝瘠之傷。軫念黎元。補救所以孔急也。第
 議金錢於履畝。民力何堪。散粟米於太倉。國用復浩。
 惟勸義於素封。廣仕路於急公之內。庶兩濟焉。吾猶

見積學之士。或棘闈屢困。而思易地以圖功名。或泮水難登。而欲借途以謀進取。志豈須臾忘。誦讀耶。所以數科以來。臚頭曉唱。半屬成均之儒。翰苑宵歸。每多辟雍之彥。煌煌國學。允稱才藪矣。所慮限年已滿。簡選而還。既無司成之考較。尚遲官守之糾繩。身膺仕籍。詎屑從師。一無拘忌。而怠心或生矣。拋書午夢。非復丙夜篝燈。醉酒旗亭。頓忘芸窗握管。遂使乘風之壯志。竟成畫地之鴻溝。平居既已懷安。一旦拜職方州。塵封案牘。又安肯以民社經心。仕學兩廢。不幾

虛。朝廷之德意。而與空疎之子。同類而譏乎。用是欸欸以規子。將無申申其詈予。此可長太息者一也。

此段勵仕學

凡此數端。聊申梗概。其有欲吐亦難縷陳。誠恐矢口觸忌。必致眾怨招尤。所望士君子鑒我愚衷。能以此數端而引伸之。共挽頽風。悉登古處。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嗚呼。欲泣欲歌。惟抒己意。知我罪我。一任人情。吾將採莊山之金。鑄賈大夫像。而為之太息。乾坤一腐儒。自評

昨是今非可悲可泣。窮形盡相似。諷似嘲。幸古道之猶存。庶典型之尚在。所恨世趨惡薄。蔽錮日深。相習成風。不可救藥。雖遇黃鐘大呂之音。多有聽古樂而欲臥者。然得此正論。讜言已足。扶廣履於將傾。迴狂瀾於既倒矣。王溶謹識

檀几叢書卷二十二

武林王暉丹麓輯

新安殷曙日戒校

七勸口號

新安張習孔黃嶽著

吾郡幕僚山公著書一帙以勸世名曰山公四十八勸。篇各有題。多屬意長民者。以居下僚而語不敢直。匪曰勸也。直求而已。意固甚善。然皆長老宿儒恆語。世人聞之久矣。久則厭而忘。雖多亦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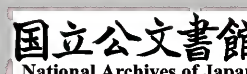
爲且今日勸世之書。十倍於昔。而人心之壞亦十
倍於昔。此或勸非所勸也。諺曰。不策馬而策車。車
敝而行不加疾。吾謂止須七勸足矣。七勸維何。一
勸天。二勸地。三勸閻羅王。四勸鬼。五勸人。六勸
人子。七勸著勸世文者。人輒不解厥旨。因各綴數
言。祇欲通俗。不避俚陋也。

一勸天

古之言天者。善記不急。性善記久不忘。不急須後命。
試觀千古。人遠報若明鏡。孰善不啓後。孰惡啓而感。

統計數百年刑賞終歸正。此理雖不爽。臣更求天聽。
人命有幾。何何能俟。天定。滔滔勢要人。酷虐過咸甯。
求多不饜慾。撈掠法無剩。夾脛與敲指。苦逼自誣認。
冤痛裂心髓。畧刻亦難竟。氣急叫皇天。高高若有應。
似言且忍耐。不必煩爭競。俟彼貫盈時。吾自誅梟獍。
豈知受刑者。當下陷泥濘。苟有急性天。卽時白晝暝。
迅雷碎其械。遂殛貪酷罄。舉世肆虐者。剪滅無一贖。
更不煩善記。帝心亦清淨。爲此叩頭勸。勿罪臣言橫。

二勸地



嘗觀梟猾輩。苗裔恒發祥。丕彰植熊後。師昭炎更昌。
下逮衣冠族。市井白屋郎。兒孫繁美者。必自祖父強。
家傳好身手。兼并肆鋒鋌。驕奢意氣盛。肥白眷宇揚。
問之何因爾。祖墓龍穴良。亦有本分人。硜硜守門牆。
固無爲惡才。方寸不忍傷。晚得伶仃兒。耑陋多羸尪。
甚至艱字育。數乳輒數殤。行必亂所爲。弱草偏遭霜。
斯豈智慮乖。葬法應不詳。吾聞天祐善。惟命不於常。
今何爽厥報。斯意難揣量。人言天雖近。地理力更長。
地旣主興廢。天心豈能匡。吾爲勸地靈。勿復憑青囊。
善惡聽天鑒。如國尊一王。積善必餘慶。不善必罹殃。
俾彼郭璞徒。息駕歸農桑。

三勸閻羅王

法吏常退食。對婦喜而抃。婦詢何所獲。嬉笑滿顏面。
吏言事多端。今又行一善。奸甲告良乙。謂其謀叛變。
刑考已誣服。獄成不敢讞。叛律誅闔門。百口皆血濺。
情知事非真。判牘筆爲顛。喜其解我意。暮夜有所薦。
吾爲反獄詞。脫去踵不旋。分甘酬甲庸。尚不及其羨。
乙縱死而訴。對簿理可援。吾何知有乙。惡自奸甲擅。

甲誣而我雪。吾當膺帝眷。沒我活人德。神目枉如電。
請王坐首惡。吾自無望牽。吁哉茲論巧。似可謝冥譴。
吾聞王正直。聽斷宐不眩。苟非吏懸招。奸民豈敢先。
食祿職治民。安可諉愚賤。勸王張鐵耳。巧語無容撰。
罪魁惟誅心。厥罰弗差綫。倘有再生人。幸傳爲里諺。

四勸鬼

陰陽盤寒暑。瘡癘流災屯。不知四海遠。吾鄉疾何頻。
疢疴一以遘。氣體如絲塵。臥榻彌歲月。延染無全鄰。
富者或胥矣。悲哉此孤貧。一望衡茅闕。室室聞呼呻。

吾素謹調攝。苟倖安昏晨。一疴且兩月。幾欲辭宗親。
相彼勢要者。炎炎赫如神。日讌飫水陸。宵鼯擁蛾螻。
暑裸濯涼月。秋榮狎哀燐。癘疫滿闔閭。從不沾其身。
古言疾有鬼。司疾閭閻巡。周官招以茅。堂贈詞重陳。
今病亦覩鬼。跳踉含怒嗔。延巫陳酒肉。金鼓家喧振。
吾茲勸鬼聽。鬼心亦如人。災當準善惡。何獨加災民。
豈皆寒門暴。不信勢位仁。怪爾偏好惡。秉心殊不均。
側耳隱有訴。憎愛豈吾因。吾鬼事力小。僅如丞尉倫。
每觀赫赫者。威焰凌高旻。吾嘗望門懾。况敢櫻其鱗。

吾言鬼謬矣。汝氣而非真。颯然乘風入。何畏關。焚信。任彼刀挺擊。總如投空澹。汝但視善惡。害福權必伸。佐帝行賞罰。帝嘉汝能臣。佇晉大神階。絕勝依壇滸。

五勸人父

誦彼中原詩。式穀祝其似。似舅卽賢甥。承親爲令子。無如末世人。利欲心實侈。生子甫數齡。卽令背廉恥。諛謾安苟賤。損人務利已。善獲卽好兒。弗問飭與屎。或至踞勢位。親心快無已。多方教巧攫。老猾計偏詭。謂兔有三皮。謂腦有二髓。翻怪兒曹拙。不能盡吾技。人性本易流。况乃庭訓爾。不知一朝敗。性命等羊豕。從來父子恩。孩提勤哺視。惟其疾之憂。淵冰戒臨履。壯長幸成立。顧乃趣之死。追思覆墜因。家教實禍始。虎尚不食兒。葵猶衛其趾。我勸人父聽。勿效褻充耳。

六勸人子

父母生我身。罔極恩難酌。欲報罔極恩。立德爲最優。下至世俗孝。服勞供饌饒。豈有勞父力。爲我効馬牛。世乃有愚父。措措圖財賅。吾生需幾何。祇爲兒孫謀。更有勢要人。身居得爲秋。剝吸不知饜。作孽齊山丘。

趨庭數執袴。攫攘無慙羞。助親陷不義。翻謂堪箕裘。
吾今勸人子。而父如墮溝。何不跪泣諫。大人其少休。
積金貽我曹。欲為篋中留。不知悖入貨。名害同戈矛。
兒今願不受。棄去同遺洩。稱家具菽水。不至遺親憂。
子能賤財賄。親惑其少瘳。終將致允若。舜孝良其儔。

七勸著勸世文者

善類日以寡。善書日以繁。著書勸世者。各種難具論。
所言報應理。灼灼事可援。懿行昌厥世。凶德殃闔門。
獨其敘貪惡。慘毒驚心魂。或言與大獄。誣引威多寃。

或言刑考酷。五毒加彭燔。以致上天怒。凶報當身反。
亾軀斬血嗣。天記果不諉。此書豈不美。巧吏翻可原。
吾行未至是。罰不可同言。吾止用虛喝。使彼心自捫。
愚人膽智小。陰自鑽吾闥。縱有欲不逞。不過鞭其臀。
既與大酷別。家福差可存。吾勸著書者。過欲當除根。
並列小惡條。戒貪及雞豚。况被虛喝者。驚哭頭搶垣。
無田賣孤子。有婦離新婚。弱肉畏狼杖。鳩莖時欲吞。
下痛上不省。譬如膈臍躡。庖雖云遠仁。術成覆盆。
誰能作此書。萬戶蒙鴻恩。

檀几叢書卷二十三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元寶公案

壽春謝開寵海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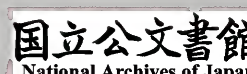
富民持元寶一錠貧子見而艷之舌吐目注五色無主。富民戲謂曰。以此錠擊女。能忍受。即贈女。不悔。貧子應曰。諾。因操錠戲擲之。貧子遑遽不及持。誤中額。頭破裂死。以人命訟之。官訊其凶器。則元寶也。詰之。

曰。女奈何以元寶殺人。當抵罪。富民曰。彼自死。元寶耳。非關僕也。余前言戲也。彼不捨性命。愛元寶。何為甘受擲。況從來凶器。非刃。卽挺。或拳與石。未聞元寶也。兇器法。當貯庫。元寶例。可入官。公忍以元寶為兇器。而甘心貯庫。耶。官玩視者。再終不忍捨元寶。竟主入官。釋殺人者。

迂府太守斷案

看得貧子之心。以為元寶可求也。雖碎首之事。亦將為之。而不知其不可求也。不能從吾所好。而遂欲以身發財。殆哉。元寶之於貧子。猶石之於卵。知其不勝而死也。財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銀入官。允宜獨是富民者。元寶在手。殺貧命如草菅。弄官長如嬰兒。逞博浪之椎。索十日而不得。縱嗇夫之口。致三尺以莫施。異哉。長袖善舞。一至此哉。初引戲傷人命。及故出入人罪。二律皆未當。觀其女能忍受。卽以與女一語。非盡兒戲。頗有婆心。但不合誤下頂門一針。富民合比庸醫殺人者例。官仍以受贓。不在法論。

覆看得富民之愛財。甚於愛命。卽使以彼性命。換彼



元寶亦不可得。況拚他人之性命。捨自己之元寶哉。然則此子輕於一擲。雖未聞地上老人之言。要亦富中大俠。然是敗家子。非開山鼻祖也。彼貧者子慕元寶而不得見。今幸遭一擲。何啻花下風流。朝聞夕可。其沒也為不偶矣。問官心思人命。目視元寶。我見猶憐。何妨代捉其髮。人見必死。故爾竟埋其蛇。似以納溝之淡心。轉變寄庫之微權。自元寶入官。後然後富者無殺人之罪。貧者不見殺於人。刑清政簡。世界昇平。此大菩薩大聖人之作用。豈止現宰官身而說法哉。

哉。理合題獎。從優議敘。仍與世職。使代代為官可也。

元寶公案。海道人丁巳夏戲筆也。勘斷者迂太守也。謂世無此事。其人必癡。謂世有此事。其人亦癡。若逢慧眼人。則一切作元寶觀矣。道人迂守俱有。喝棒在。我翁散人原評

心齋居士讀元寶公案。竟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世之人孰有不死於元寶者哉。昔人謂女色為生我之門。死我戶。予謂死於色者。不過十之一二。而死於元寶者。固不啻十之八九。雞鳴而起。孳孳為

利必至於死而後已。其訟於官者，大則為盜賊，搶劫次則為戶婚田土錢債贓賄，皆元寶之為祟也。元寶雖不殺人人，由元寶而死，應抵罪者，非元寶而何。然豈真元寶之罪哉？亦貪元寶者之自死耳。於元寶乎何尤。
心齋居士原評

檀儿叢書卷二十四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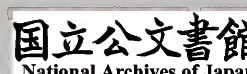
梁溪 顧 彩 天石校

聯莊

天都張潮心齋著

九萬里而南，九萬里而上，笑鸞鳩斥鷃，那識榆枋之外。別有天池，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歎朝菌蟪蛄，不知晦朔之全寧，惟上古。

巢林不過一枝，飲河不過滿腹，誰能越樽俎而代庖。



聾者無與鐘鼓。盲者無與文章。自爾驚河漢而無極。

仰神人於姑射。惟誇冰雪肌膚。訪廣成於空同。何有見聞耳目。

適百里者。一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矧鷓鴣能無積厚。駢於足者。無用之肉。枝於手者。無用之指。况仁義其可多方。

塵埃野馬。生物之以息相吹。蟲臂鼠肝。造化者將予奚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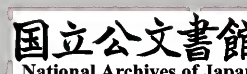
手有不龜之藥。善於用大。何難裂地而封。樹有蔽牛之形。托於不才。自可終天而壽。

形槁木而心死灰。嗒焉喪耦。黜聰明而墮肢體。今也坐忘。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地籟何殊。天籟為舟。則沉而為柱。則蠹。散木不異。散人。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吹萬不同。咸其自取。左臂化為雞。右臂化為彈。時夜鴟炙。任乃所求。

此是彼非。天地何殊乎。一指朝三。暮四。喜怒不異於。



衆狙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末年徒昧乎
堅白。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失其智。乘成
皆在乎鑪捶。

秋毫大而泰山小。殤子壽而彭祖夭。斯為樞始環中。
穀博塞而臧讀書。跖死利而夷狗名。均是亾羊傷
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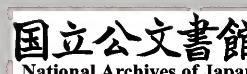
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六合之內。外聖人付之自然。德
兼於道。道兼於天。萬物之紛紜。古者足於無欲。

唧蛆甘帶。鴟鴞嗜鼠。孰知正味之真。井蛙語海。夏蟲
語冰。自致大方之笑。

我固非魚。因濠上可知其樂。羊寧慕蟻。笑卷婁自有
其癩。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雖然早計。何妨妄聽
妄言。鳧脛續之則憂。鶴脛斷之則悲。任彼自然。奚
必論長論短。

夢飲酒而且哭泣。夢哭泣而且田獵。夢中占夢。誰為
大覺之人。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



氣齋是心齋適合集虛之道

夢栩栩覺蘧蘧不知誰為莊周誰為蝴蝶樂欣欣苦

瘁瘁孰謂治於夏桀治於唐堯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蝴蝶為莊周栩栩然

蒙人不覺

批大郤導大窾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解牛何處有

全牛可見連以羈編以棧前楸飾而後鞭策伯樂

治馬誰能知真馬難存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澤雉豈願樊中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真人能全世外

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齋其口猶齋其心見

杜德機見善者機見衡氣機既其文應既其實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鬼神將來舍又何有於坐馳安

寢不夢踵息澹澹生死已相忘豈待言夫嗜慾

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傳其常毋傳其

溢論異則肝膽楚越論同則萬事皆一視其異盍

視其同

藏舟于壑藏山于澤還逢有力之人竊國者侯竊鈞

者誅斯乃聖人之過

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用以無用為善人莫能知

雁以不鳴烹木以不才終才與不才之間唯其所以

處

鑑明則塵垢不生竅鑿而渾沌以死

真人息以踵眾人息以喉故古者莫知其極魚處水

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先聖不一其能

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之氣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霖雨忘十日之貧

神為馬尻為輪豈煩更駕耳無聞目無見乃可長生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莫逆於心何妨相視

而笑君子交淡如水小人交甘如醴無端以合則

亦無故以離

遊方之外者臨屍且相和而歌國蝸之角者爭地亦

歷旬而戰

赤水玄珠得之者翳惟象罔天池羊角遊之者乃有

鷗鵬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問桔槔何如抱甕為福先者斯

為禍始論感應惟在循天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皆以無為而妙其
用瓦注者巧鉤注者憚黃金注者殫蓋以外重而
有所矜

譽唐堯而毀夏桀不如化毀譽於兩忘彼飼蟻而此
飼烏何妨冥彼此於一視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笑讀書徒守古人糟魄所要
者輕而所任者重歎彈雀何煩隨氏珠璣

至仁則無親若以相親為仁問虎狼豈無父子大覺
乃知夢苟識占夢為妄信蝴蝶不異莊周

仁義者先王之遺廬止堪一宿詩書者古人之糟魄
何事可傳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長短何勞
夫蒿目鵠羽不以日浴而白烏刻不以日黔而黑
黑白寧待夫憤心

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羈馽之樂事過於南面而王乘
亦不知墜亦不知醉者之墜車所以犯害獨異
呼牛謂之牛呼馬謂之馬有其實何妨受其名入獸

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比於狂。是以免於患。

子步亦步。子趨亦趨。子馳亦馳。若奔逸絕塵。未免瞠

乎其後。以心復心。以耳聽耳。以目視目。能煬和抱

德。居然無所親疎。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無難。夏日造冰。而冬日舍鼎。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何妨廢一於室。而廢一於堂。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至若百家之學。譬猶耳目口鼻。

不能相通。庖丁之解牛。病痿之承蜩。沒人之操舟。

梓慶之削鑲。大馬之捶鈞。汜消子之養鬪雞。彼其

純氣所存。任夫驚懼。死生自然。無懼。

臭腐神奇。天下無非一氣。荃蹄魚兔。得意可以忘言。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吹劍首之一映。羨大魚

於任公子之釣。何妨坐夷海以三年。

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一氣之所以相通。小

人天之君子。君子天之小人。戮民之所以獨異。

螻蟻稊稗。瓦甃屎溺。言雖每下。莫非至道所存。殤子

彭祖。秋毫泰山。物卽不齊。究與我生爲一。

善養生者若牧羊。唯在鞭其後耳。為天下者如治馬。可。不。去。其。害。乎。

運斤而鼻端之聖可除。羨匠石郢人之各臻其妙。弄丸而兩家之難以解。歎市南宜僚之獨冥乎言。

畏影惡迹。而影與迹猶存。曷若處陰處靜。得手應心。而心與手自喻。所以不疾不徐。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况卮言之日出。何妨因曼衍以窮年。九竅胎生。八竅卵生。歎吾生之有涯。不啻若白駒之過隙。

附聯騷

名曰正則。字曰靈均。溯高陽之苗裔。壽比天地。光齊日月。遊重華之崑崙。

眾嫉蛾眉。誣善淫。不禁謠詠。余傷佗僚。寧溘死。敢忘靈修。

朝發蒼梧。夕至縣圃。聊逍遙以相羊。理令薜荔。媒因芙蓉。憚狐疑而容與。

代序。歎春秋。恐美人之遲暮。先鳴怨鴉。鳩悵百草之不芳。

製荷爲衣。集蓉爲裳。幼卽好茲奇服。落英可餐。墜露可飲。生惟飽此瓊粳。

徙倚遙思。羨往世之登仙而化去。媮娛遐舉。覽方外之荒忽而自浮。

二女御九韶歌。湘靈鼓瑟。羨南疑之音樂。何妨容與而徘徊。漱凝霜。吸湛露。高據青冥。憑崑崙之標巔。

能不歔歔而涕泣。望美人兮忽而逝。徒目成於蕙帶。荷衣思公子兮未敢言。每寄懷於澧蘭。沉芷。

采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心不同而思不甚。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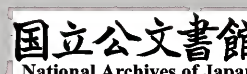
斲冰積雪。徒怨媒勞。蛟何爲乎水際。麋何爲乎庭中。沉有芷而澧有蘭。望北渚秋風空。愁帝降

珖解江中。佩捐澧浦。采芳洲之杜若。聊爲下女之遺

穢。百嶠樹蕙。九畹滋蘭。畦留夷與揭車。還哀衆芳之

飲石泉。臥松柏。思公子兮徒離憂。搴宿莽。搴木蘭。爲美人兮傷遲暮。

駒之昂昂。鳧之泛泛。生斯世莫辨去從。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用君心何勞龜筮

行吟澤畔已蒙世俗之塵埃。憔悴江潭何救衆人之

濁醉。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依然此一道滄浪。沐必彈冠浴

必振衣。祗贏得十分皓白。

世濁則掘泥揚波。衆醉則舖糟歎漓。羨聖人之獨無

凝滯。蟬重而千鈞爲輕。瓦鳴而黃鐘毀棄。嗟讒口

之偏善高張。

檀几叢書卷二十五

武林 王 焯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琴聲十六法

三山莊 臻 鳳 蝶 菴 著

一曰輕

不輕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調當以中和爲主而輕重持損益之則。其趣自生。蓋音之輕處最難。力有未到則浮而不實。晦而不明。雖經亦不嘉。惟輕之中不

爽清實。而一絲一忽。指到音綻。幽趣無限。迺有一節一句之輕。有間雜高下之輕。種種意趣。皆貴於清實中得之。

二曰鬆

鬆卽吟猱妙處。宛轉動蕩。無滯無礙。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謂之鬆。吟猱之巨細緩急。俱有鬆處。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婉轉。則情聯鬆活。則意暢。其趣如水之興瀾。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咏之有韻。方可名鬆。

三曰脆

脆者健也。於冲和大雅中。健其兩手。而音不至於滯。兩手皆有脆音。第藏之不見。出之不易。右指靠絃。則音滯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懸落。在指不勁。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動。如風發。要知脆處。卽指之靈處。指之靈。自出于健。而指之健。又出于腕。腕中之力。既到。則爲堅脆。然後識滯氣之在絃。當爲知音厭聽耳。

四曰滑

滑者溜也。又澀之反也。音嘗欲澀而指嘗欲滑。音本喜慢而緩緩出之。若流泉之嗚咽。時滴滴不已。故曰澀。指取走絃而滯則不靈。乃往來之鼓動如風發發。故曰滑。然指法之運用固貴其滑。而亦有時乎貴留。所謂留者。即滑中之安頓處也。故有澀不可無滑。有滑不可無留。意各有在耳。

五曰高

高與古似而實與高異。古以韻發。高以調裁。指下既靜。既清。而又能得高調。則音意始臻微妙。故其為寧謐也。若深淵之不可測。若喬嶽之不可望。其為流逝也。若江河之欲無盡。若三籟之欲無聲。

六曰潔

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修指之道。從有而無。因多而寡。一塵不染。一垢弗縑。止於至潔之地。而人不知其解。指既修潔。則音愈希。音愈希。則意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欲修妙指者。又必先自修潔始。

七曰清

清者音之主宰。地僻則清。心靜則清。氣肅則清。琴實則清。絃潔則清。必使羣清咸集。而後可求之。指上兩手如鸞鳳和鳴。不染纖毫濁氣。厝指如擊金戛石。緩急絕無客聲。試一聽之。則澄然秋潭。皎然月潔。澹然山濤。幽然谷應。真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八曰虛

撫琴着實處亦何難。獨難於得虛。然指動而求聲。烏乎虛。余則曰。政在聲中求耳。聲厲則知躁。聲粗則知濁。聲靜則知虛。此審音之道也。蓋其下指功夫。一在調氣。一在淘洗。調氣則心自靜。淘洗則聲自虛。故雖急而不亂。多而不繁。淡淵自居。清光發外。山高水流。於此可以神會。

九曰幽

音有幽度。始稱琴品。品係乎人。幽由於內。故高雅之士。動操便有幽韻。洵知幽之在指。無論緩急。悉能安閒自如。風度盎溢。纖無塵染。足覘瀟灑胸次。指下自然寫出一段風情。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幽之微妙也。

十日奇

音有奇特處。乃在吟逗間。指下取之。當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流連不盡。應接不暇。至章句頓挫曲折之際。尤不可輕意草草放過。定有一段情緒。又如山隨人面轉。雲傍馬頭生。字字摹神。方知奇妙。

十一日古

琴學祇有二途。非從古。則從時。茲雖古樂久淹。而彷彿其意。則自和澹中來。故下指不落時調。便有羲皇氣象。寬大純朴。落落絃中。不事小巧。宛然溪山邃谷。

老木寒泉。風聲簌簌。頓令人起道心。絕非世所見聞者。是以名曰古音。

十二日澹

時師欲娛人耳。必作媚音。殊傷大雅。第不知琴音本澹。而吾復調之以澹。固衆人所不解。惟澹何居。吾愛此情。不參不競。吾愛此味。如雪如冰。吾愛此響。松之風而竹之雨。礪之滴而波之濤也。故善知音者。始可與言澹。

十三日中

樂有中聲。惟琴固然。自古音淹沒。攘臂絃索而捧耳。於琴者。比比矣。卽有繼空谷之響。未免郢人寡和。不知喜工柔媚。則偏。落指重濁。則偏。性好炎鬧。則偏。發響局促。則偏。取音粗厲。則偏。入絃倉卒。則偏。氣質浮躁。則偏。矯其偏。歸於全。祛其倚。習於正。斯得中之傳。

十四曰和

和爲五音之本。無過不及之謂也。當調之在絃。審之在指。辨之在音。絃有性。順則協。逆則矯。往來鼓動。有如膠漆。則絃與指和。音有律。或在徽。或不在徽。具有

分數以位其音。要使婉婉成吟。絲絲叶韻。以得其曲之情。則指與音和。音有意。意動音隨。則衆妙歸。故重而不虛。輕而不浮。疾而不促。緩而不弛。若吟若猱。圓而不俗。以綽以注。正而不差。紆迴曲折。聯而無間。抑揚起伏。斷而復連。則音與意和。因之神閒氣逸。指與絃化。自得渾合無迹。吾是以知其太和。

十五曰疾

指法有徐。則有疾。然徐爲疾之綱。疾爲徐之應。嘗相間錯。或句中借速以落遲。或句完遲老以速接。又有

二法。小速微快。要以緊遶指。不傷疾中之雅度。而隨有行雲流水之趣。大速貴急務。使急而不亂。依然安閒之氣象。而瀉出崩崖飛瀑之聲。是故疾以意用。更以意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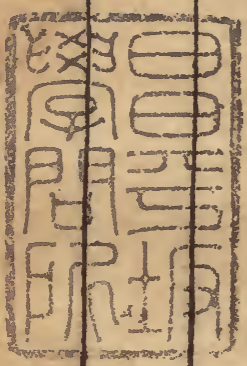
十六日徐

古人以琴涵養性情。故名其聲曰希。嘗於徐徐得之。音生運指。優游絃上。節其氣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或章句舒徐。或緩急相間。或斷而復續。或續而復斷。因候制宜。自然調古聲希。漸入淵微。嚴道徹詩。幾回

拈出陽春調。月滿西樓下。指遲其於徐意。大有得也。

跋

昌黎聽琴詩。妙極形容。而歐陽永叔以為似琵琶詩。殆未深究夫指法之變也。讀蝶菴十六則。則方處士肉音。正自不凡。何煩搥鼓哉。



村人書言卷二十五

富井堂

